金融危机阴影下的大国关系前瞻

李开盛

内容提要：此次金融危机将进一步促进大国关系的调整，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战略格局。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不会因此发生根本变化，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发展的基本面并未受到根本打击，最具挑战潜力的中国与它的综合差距仍然甚远。其二，危机将促使美国微调对外战略，从而增加大国关系摩擦机率，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将促使各国开展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合作，而不会带来重大的国际关系危机，原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权力结构也将继续得到维持。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战略格局　大国关系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击中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人们便很自然地设想：美国是否开始衰落？全球大国关系是否将发生重大变化？不但国内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国外的讨论其实更多。西方许多机构与学者都认为此次危机将导致一种新趋势，即国际财富与权力开始由西向东转移。[1] 那么，国际战略格局到底会不会发生重大转变？国内谈论已久的多极化到底会不会从“趋势”变成“现实”？笔者以为，由于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由大国的实力分布与互动关系决定的，我们也只有从这两方面入手，才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比较严谨的回答。

李开盛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1 如：*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NIC 2008-003, November, 2008; Roger C.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一、此消是否彼长？各大国的相对实力变化

在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最具挑战潜力大国中国的角色最为引人关注。这两个国家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与历史文化，其实力的相对兴衰必然是影响未来世界的最主要杠杆。当然，在重点关注这两个国家之前，一般性地分析诸大国的实力消长是必要的。

1.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各大国的实力变迁

美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具有全方位强大实力的大国，经济实力是其基础。但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由于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而引起的，那么，危机后的美国是否还能引领全球？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不是美国实力下降了多少，而是各国相对实力对比改变了多少。此次危机虽源于美国，其后果却是各国共同遭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11月最新修订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2009年的预计经济增长率为负或接近于零。俄、中等新兴国家受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增长率将小幅下挫。[1] 在发达国家中，英、法、德、日等与美国几乎是同步下降的，相对实力对比因此将维持基本不变。而对中、俄等新兴国家来说，由于它们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过大（如目前中国的GDP总量约是美国的1/4，俄罗斯是美国的1/10，人均GDP差距则更大），它们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对比无法通过一次金融危机得到显著的缩小。

另外，每个国家经受危机阵痛的时期其实是不一样的。谁能够率先走出危机，谁就能在下一轮竞争中占据先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一项关于2009年哪国会最先从危机中恢复的预测中，数十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投票结果是：美国以36票遥遥领先，中国以19票居第二，其次是欧洲（除英国）7票、新兴国家3票、英国3票、澳大利亚1票、日本1票。可见，人们仍然普遍对美国经济有着最强的信心。事实上，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擎作用，如果没有美国经济的率先恢复，其他各国经济也无法复苏。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不但“领导”着世界经济，也“绑架”了世界经济，其他国家不可能抛开美国求得好的发展。这恐怕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社会仍然无法改变的事实。总的来看，只要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真正意义上的多极化短期内不

只要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真正意义上的多极化短期内不会来临。

1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8/update/03/index.htm#table1，2009-1-16。

会来临。

2. 美国发展的基本面是否受到冲击?

比表面上的GDP数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各国发展的基本面，如经济结构、发展模式、政治体制等是否会因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大的变化。一些西方人士把这次危机的影响看得很严重，有的认为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失宠、美式民主的吸引力在不断削弱，[1] 有的则宣称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梦想已经死亡，[2] 还有的则指出美国政治社会体系中充满不健康因素，[3] 等等。这些分析确实指出了美国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基本结论却过于悲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在此次危机中的确暴露了很多弊病，但并未失效，更谈不上“失宠”。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有其弊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如过度的消费主义、金融创新过了头、经济监管不到位等，都再次暴露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弊病。但这些都不是无药可救的“绝症”。事实上，目前美国针对其金融、经济制度暴露的问题正在进行积极的修补与调整。这些修补与调整在有些人看来是“社会主义”的，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否定，但类似的调整在美国并非今日才有。追溯历史，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中就引入了很多的“社会主义”元素，但基本模式仍然维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突出之处是它仍然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创新优势。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尽管美国目前发生了经济危机，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拥有无可匹敌的商业成熟度和竞争力。与之相比，德国排名第二，英国处第四，日本为第九位，中国则处在第37位。[4] 与美国经济创新能力相应的是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不少人认为美国在基础教育方面存在诸多弊端，但没人能够否认，在直接为国家发展提供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强大的优势。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不但为美国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还为美国的创新能力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和源泉，是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灵魂。此外，美国还拥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并且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个优势，那就是持久弥新的人口结构。具有高素质的充分就业人口是支撑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目前

美国还拥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并且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个优势，那就是持久弥新的人口结构。

1 Roger C.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

2 Harold James, "The Making of a Mess: Who Broke Global Finance, and Who Should Pay for It? "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3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4 艾米·卡兹明 (Amy Kazmin): "研究显示美国创新能力全球第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4065, FT 中文网2009-1-7。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无法为国家发展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人口结构年轻，但却由于人口的教育、科技素质不高，其国家发展无法得到有效的智力支持。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估计，到2025年，美国30岁以下的人口在全民人口中的比例仍将和2005年一样，保持在30%—44%，和中国、俄罗斯处在同一水平（中国在2005年时是45%—59%），而多数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30岁以下人口比例将不足30%，其人口结构将变得更加“老化”。[1] 这是因为美国每年都吸收大量年轻且具有高素质的移民，从而使得美国兼具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优势，得以长期享受人口红利。

美国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迄今为止，美国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大的问题，特别是其自我修复、自我调整的能力与各大国相比要远为强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或许不应被漫天而来的“唱衰美国论”所迷惑。美国人激烈的自我批判往往出于一种深刻的自省之心，有时结论失之偏颇也是为了引起公众和决策者的重视。如果我们对这些批评不加审视、全盘接受，只会误导我们对于形势的判断。从历史上看，美国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迄今为止，美国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大的问题，特别是其自我修复、自我调整的能力与各大国相比要远为强大。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严厉批评美国政府的同时又指出的一样：“美国并没有发生不可修复的问题。但修复工作的第一步，是要明白这一系统哪里有问题，有什么问题。”[2] 很多美国的“异议人士”，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找问题”的心态展开批评，美国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批评中不断纠错，从而获得并维持其世界首强地位。

3. 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吗

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似乎是一片灰色中的亮点。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冲击，而且由于中国拥有高额外汇储备，致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出面“救市”抱有很高的期待，各种夸奖、好评、鼓励不断。[3] 对这些评论，我们只能姑妄听之。中国金融体制之所以受冲击不大，不在于它有多么健康，而是因为仍然未充分对外开放，因此与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相对“绝缘”。而在实体经济层面，由于出口所占的重要比重，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受到相当冲击。中国

1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NIC 2008-003, November, 2008, p.20.

2 [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

3 Harold James, “The Making of a Mess: Who Broke Global Finance, and Who Should Pay for It?”; Roger C. Altman, “The Great Crash, 2008: A Geopolitical Setback for the West”；“外媒称08最大赢家是中国 经济将先从困境中恢复”，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9-01/04/content_17047849.html，中国网2009-1-7。

的高额外汇储备也不代表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多么大的发言权。由于前述美国具有“绑架”全球经济的能力以及西方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中国实际上仍然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外汇储备再多，一旦管理控制得不好，也只会变成西方用来应对危机的“提款机”。西方舆论在这个时候大肆表扬中国，一方面是为自己敲警钟，另一方面是鼓励中国用市场、外汇储备为国际市场复苏做贡献，并不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真的已有较大提升。

从国内层面看，此次危机也不表明中国发展模式具有足以替代西方模式的优点，反而暴露出其许多问题，如内部需求不足、对出口的严重依赖、经济结构升级缓慢、高消耗低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等。不少人在讨论经济危机对中国到底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仔细考察双方观点，我们会发现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实实在在的，如出口萎缩导致的订单减少、工厂倒闭、民工失业，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而机遇只是潜在的，有的甚至是有风险的。譬如有人提出乘机进行海外资产并购，但搞好了是“成功抄底”，搞不好也可能是“血本无归”。至于是否能够乘机转换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换代，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但中国的企业没有这种准备，既没有技术准备，也没有人才准备、资金准备，谈何升级换代？”[1] 此外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在危机形势下，中国政府首要考虑的目标是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而这一目标不一定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有时二者甚至相互矛盾，可见要真正做到转“危”为“机”并不容易。

在金融危机导致失业增加的新因素刺激下，中国未来几年的社会脆弱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地方，就是仍处于社会、经济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突出和潜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交织，经济增长方面很小的负面表现也可能造成对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冲击。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在消除贫富差距和治理贪污腐败等方面仍面临艰巨挑战，有待形成成熟的利益协调与问题解决机制。在金融危机导致失业增加的新因素刺激下，中国未来几年的社会脆弱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

二、大国互动中的主要问题

一般来说，在大国实力对比状况不会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大国互动关系也不可能会有大的变化。但今后一段时期毕竟是处在危机形势下，各国不一定都按

1 江涌：“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14页。

常理出牌，因此大国关系存在一定的变数。据笔者的观察，比较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有如下几方面：

1. 美国外交将变得谦卑吗

大家对布什政府的印象是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其实，这种印象只是一种相对感受，即相对它之前的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好像更加不顾国际组织与他国的利益与感受。其实，从整体上看，美国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上台，美国外交中均充满了霸气，强调自我利益，充满救世的优越感，对外千方百计维护其领导地位，同时居高临下地推广民主和人权，为此不惜一切手段，必要时包括武力。布什与克林顿最大的不同就是，克林顿政府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总想多拉几个帮手，而布什则不惜单干，但两者体现出来的美国霸气却是一样的。

因此，虽然像克林顿一样强调协调与合作的民主党人奥巴马已经上台执政，但美国的外交并不会因此而变得真正的谦卑。归根到底，美国的霸气是由其国家利益、实力地位、民族性格、国际情势等因素所决定的。在目前金融危机下，美国实力状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其民族性格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变化的是国家利益与国际情势，但这些变化并不能保证美国在其对外行为中变得谦卑。要克服国内危机，美国确实有求于其他国家。但美国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它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条件才能取得各国的支持，更不必像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那样要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脸色行事。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会更多地说一些国家的好话，更多地求助于国际合作与协调，但不会在根本上改变自己的霸气。相反，为了应对危机，美国会充分利用它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至于推行外交政策的方式是“软”还是“硬”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奥巴马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阐述其外交政策，提出必须更新领导地位，美国不能单独应对世纪挑战。但他也强调，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根本利益，只要有必要，他会毫不犹豫单方面使用武力。[1] 可以说，奥巴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克林顿时代的全球主义路线，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中的霸道作风。作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甚至还不一定会如克林顿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因为他需要表明，黑人总统同样也能维护美国利益。而强硬的方式，总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手段。

奥巴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克林顿时代的全球主义路线，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中的霸道作风。

1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 July/August, 2007.

2. 大国竞争会不会压倒合作

历史表明，当世界遭受重大危机时，各国往往不是团结合作而是各自为政，不是相互携手而是以邻为壑。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状况，因为缺乏充分的能够抵御危机的公共机制，自助仍是国家行为首要原则。但各自为政势必加剧竞争减少合作，往往最终导致各方均不得益，在极端情况下还会促成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悲剧。例如，在1929年大危机开始时，各国就是高筑贸易保护堡垒，相互拆台、以邻为壑，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此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像有的人所担心的那样，恶化大国关系，甚至使世界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呢?

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是确实出现了大国竞争加剧的苗头，如贸易摩擦的增加。在中欧、中美之间，开始彼此指责对方搞倾销，中美还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较上了劲。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国家可能会在明里暗里采取贬值本国货币的措施，以促进本国出口。在东亚金融危机中，这方面的例子不少。但由于那次危机规模局限于东亚地区，所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和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还能力挽狂澜。但此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已无能为力，也没有一个国家敢再像上次中国一样扛起危机，相反，各国考虑得更多的可能是如何自保，从而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经济摩擦还可能影响到政治关系。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纠纷就已影响到欧盟对两国，尤其是俄罗斯的看法。就像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曾经警告的那样，俄乌两国作为欧盟可靠伙伴的关系已经受到影响。[1] 此外，对于危机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是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在各国努力救市的时候，关于危机的原因争论可能不会成为重点，但如果涉及到秩序重建，就必须问责危机根源，从而揭开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加剧各国纷争。

另一方面，主张合作的声音仍然是主流，主要表现为各主要国家之间频频召开各种会议，并且提出要共同合作，共渡难关。从G20金融峰会，到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亚欧首脑会议以及欧元区15国领导人会议，各国首脑频频聚首，共商应对之计。当然，这些会议上很难达成关于合作的实质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于当前危机实际上也无能无力，目前主要依靠各国各自推出的救市计划。但这些会议表达了各国共同解决危机的愿望，也有利于避免恶性竞争的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有几个重大的不同：首先，各国经济之间在资本、市场等要素上高度依赖，无法真正各自为政；其次，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地位未被根本动摇；再次，美国仍然担当世界领导的角色，并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作为保障。这些因素决定了各国在应

1 "欧盟对俄乌下最后通牒"，《环球时报》，2009年1月9日，第16版。

对危机时形式上是各干各的，但实际上不得不密切关注甚至配合相关国家的举措，从而达成某种间接合作，大国之间因贸易摩擦等因素所导致的竞争关系将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3. 国际权力结构有无重大变化

国际权力结构是大国互动的结果，但与不断动态变化的大国互动关系相比，它更具静态性和滞后性，一般不会轻易变更。一般来说，只要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没有根本变化，大国互动关系没有重大发展，原有的国际权力结构也不会有重大的变化。上文已指出，在实力对比上美国将一如既往维持世界主导权，大国关系虽有竞争但仍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因此传统的国际权力结构也将基本保持原有格局。

在实力对比上美国将一如既往维持世界主导权，大国关系虽有竞争但仍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因此传统的国际权力结构也将基本保持原有格局。

目前，确实出现了要求改变或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声音，特别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在这场危机中比较活跃，试图借此提升欧元国际地位，改造当前的美元体制。先不说欧盟的企图能否成功，其政策行为从性质上来讲也只是对现行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微调，而非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根本特点在于南北矛盾，发达国家掌握主导权，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美欧之间的矛盾与权力调整，不会必然带动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提升，不会导致对现行权力结构的根本变更。正因为如此，有人将欧洲的这种挑战称之为“茶壶内的风暴”。[1] 当然，由于各国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贡献的期待，在未来国际经济权力结构微调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可能会有所上升，如略微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投票权，但不大可能带来彻底变革的效果。激进的改革声音也存在，如俄罗斯、巴西、印度还有南非等新兴市场所提出的改革倡议与欧盟的就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俄罗斯提出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但这种建议不可能为欧美所接受，事实上也很难进入实际操作的层面。

至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目前还未引起充分的关注与讨论，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金融危机影响还未触及到这一层面上来。目前，体现国际政治权力结构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构成了大国权力俱乐部。在危机爆发之前，各大国中入常呼声最高的是日本和德国。但在此次危机中，两国都未有突出表现。在亚洲，本来增长缓慢的日本经济因金融危机而雪上加霜；在欧洲，法国的表现远比德国要耀眼。至少可以说，这次危机并没有增加德日入常的理由，两国的入常之路仍然遥远，目前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有根本的触动。进一步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往往是世

1 江涌：“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第11页。

界性战争的结果，而目前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发展到导致战争的迹象，因此也不可能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有人试图分析美国是否会利用对外战争来摆脱危机。但即使此说成立，美国也只可能会选择对小国，如伊朗进行战争，或者继续维持在伊拉克的战争、扩大在阿富汗的战争（这更符合奥巴马主张反恐的政策特征）。只要大国间没有战争，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